

刊月半藝文化亞來馬純

2

# 蕉風





大學林

(彩膠) 哀悲多家人苦窮

# 蕉風半月刊

## 第二期刊目錄

封面(粉畫).....	葉晉威
窮苦人家多悲哀(膠彩).....	林學大
此時此地的文學(文藝理論).....	李亭
芭蕉的又一性格.....	申青
殺雞警猴(小說).....	尖人
新加坡掌故談.....	許雲樵
馬來亞頌(詩).....	馬摩西
食風與沖涼.....	蕭遙天
孕婦島(民間傳說).....	辛生
人生蛋(漫畫).....	丘岳
第二代(小說).....	白蒂
失去的春天(詩).....	江韻
亞都拉與海盜(獨幕劇).....	余壽浩
膠淚(小說).....	方天
挖蚶(詩).....	林風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處女作 (書刊評介).....	黃昱
馬來甘榜(油畫).....	鍾泗濱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發行者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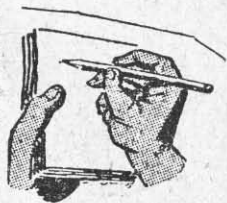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 此時此地的文學

李 亭

關於文學的定義和界說，從來文學家們就紛紜其說，很難有一定的解釋。不過文學之爲用，

大家都差不多一致承認是用以發抒感情，與表現現實的工具。所以不論散文也好，詩歌也好，小說也好，如果

它在內容上有豐富的情感，而且它所要描寫或敘述的，

都是與現實有關的，那末，在文學的價值上，至少可以

說是成功的，不至于無病呻吟，或者無的放矢。因此一

個喜歡研究文學或者愛好文學的人，他應當把握着主要

條件，就是要時時觀察現實，注視現實，進而透過自己

內心的感觸與情緒，把它抒寫出來，發表出來；這樣，

他的作品必定是很好的作品。否則與現實脫離關係，必

然就是毫無情感毫無價值的東西。古人說：「文章窮而

後工」，窮就是一種活生生的現實。因此在古代的封建

社會中，人民生活普遍窮困，一個作家，如果能够把本

身所經歷的窮的經驗，與其本人所感觸所體驗的，抒寫

出來，則這篇作品，自然不是他一個人所要表現的，而

是成爲大多數人所要申訴的共鳴與呼籲。文字的表现成

爲大多數人共同的申訴與呼喊，這就正是有血有肉的東

西，古來許多所謂不朽的傑作，就是由此而來。

我們既明白了文學與現實的關係，與文學的真正功

用，我們就可以明白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是怎樣形式的文學作品。本來把文學作品規定于某一種形式之內，那是不大圓滿的，不過爲着要說明我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在此地，不能不提出我們目前所要提倡的，是怎樣形式的文學作品。

我們現在所居住的是馬來亞，馬來亞是一個殖民地。在大前提上言，殖民地文化一般是認爲落後的，不過就現實環境言，在殖民地的環境裡，應當有更多的有血有淚的文學作品產生，但事實上竟不如此。這是令我們感覺非常奇怪的。我常見許多所謂作家天天在咒罵殖民地主義，但對於殖民地主義的現實的題材中，竟毫無表現，這是什麼原因？以我所見，他們大概是把自己面對的現實忘却，而追求着另外一個現實的緣故。爲着說明這原因，我可以不客氣的舉出目前若干所謂作家們，他們所正走着的「現實」的錯誤之路。

這個所謂「現實」的錯誤之路，也就是一般投機取巧的作家們所認爲「最現實」之路，而所謂「最現實」的解釋，自然是對於上述的那些作家本身最有利與最容易有所收獲的而言。

向着上述的錯誤方向走的，他們的文學作品，不離下面兩種形式：第一是頭家文學，第二是附庸文學。

什麼叫做頭家文學？這是一種最投機最庸俗的文學。馬來亞這個地區，頭家第一。有錢有地位的人，雖然目不識丁，但一律是僑領，又是一切社團的主持人，或是什麼文化機關的首長。他們有的是錢，可以僱用許多幫閒的文化人，替他們寫文章。所以馬來亞的文人，不少是投靠于「頭家」門下以爲生的。他們既經投靠之後，不祇要替主人代寫文章而已，還要時常寫些爲主人歌功頌德的文字。或者主人有什麼事情發生，有什麼屁要放，他們也一律要寫些響應聲援之類的文字，在報刊上發表，以迎合主人的歡心。這些事情，與這類文章，我們常常可以看見。記得三年前，有一位頭家，忽然心血來潮，提倡什麼守時運動，其實這件事是很平常的，過去也不知多少人提倡過。但這次因爲是由這位頭家提出的，于是便有若干屬於那頭家的門下士們，大搖其筆桿，大做其文章，以恭維這位頭家，并以痛哭流涕的心情，呼籲人們推行這種運動，以爲不如此，中國便有滅國亡種之虞。這是頭家文學中的最高度也最肉麻的一種表現。這種頭家文學當然至今未衰，我們在報上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看見。聰明的讀者們你們大概可以看出來的。

什麼叫做附庸文學？這是一種失却獨立性與自尊心的文學。他們大概深信着「本地薑不辣」這句成語，因此事事以模仿他人爲榮，他們絕不計顧在他們所處的現實環境中，對於這種文學，是否適合，一味模仿他人，或者把他人所有的全部搬過來。這種人的動機與作風對不對，我們暫且不論。但由于這種動機與作風所產生的

文學，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文學。而對於這種文學，我們無以名之，姑且送給他「附庸文學」四個字。文學而附庸于他人，便缺乏創作精神與自尊心，那是很明顯的。我們現在試舉一個例。比方現在某些地方，文學極力提倡復古，把中國古代那些最封建的傳說或戲劇之類，重新搬演出來。這種封建主義的復活，對於其政權當然有他的妙用之處。因爲封建主義的作用，在于麻醉人民思想，使人民安于故常，安于天命，不敢作非分之想，那對於其政權是最好不過的。所以封建主義的文學，在某些地區，有其提倡的「道理」，但在馬來亞而言，除非我們甘願所處的時代倒退到一千年前的封建社會裡去，否則我們真無理由把那些外地所提倡的封建主義的文學形式，搬來馬來亞的。可是却有人認爲這是時髦不過的，正在大力推行中，這不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嗎？

我們是居住在馬來亞的人民，我們應當面對馬來亞的現實。一個有理性的忠心于馬來亞人民的文學作家，應當就馬來亞的現實環境，把自己所見到的，所感觸的，抒寫出來。那末，他的作品，才是馬來亞人民所需要的。我們不能削足適履，把別個地方所需要的文學形式，原封不動與絕無條件地整個搬過來，尤其是屬於封建主義的文學，我們絕對不可以提倡。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適合此時此地的文學。所謂此時此地的文學，就是要適合馬來亞目前時代所需要，與描寫馬來亞現實的環境的文學。若果不此之圖，甘心走頭家文學或附庸文學之路，則不獨是可恥的事情，而且必無成就可言。

# 芭蕉的又一性格

申長

認識一個人的性格，必須處得日子久了，才能瞭解深刻，植物亦然。我們不要只看到芭蕉的臨風搖曳，便認爲他是個多情的少婦；也不要只看到芭蕉的夜雨泣訴，便認爲他是個頹廢的詩人。其實芭蕉還有他的另一性格，直到最近才被發現出來。

在英國特立尼達地方，有一所帝國熱帶農業學院，該院的教職員們曾經花費了七個月的時間，專門研究星馬兩地野生的芭蕉，結果發現了芭蕉還有一種消除其他樹木疫病的作用。是以芭蕉不再僅是少婦、詩人，並且是功同良相的神醫，是撲殺害虫的社會改革者了。此一驚人發現，使我們對芭蕉的認識改觀，真可謂士別三日，刮目相待。今後芭蕉給我們的印象將不再是柔弱可欺，而是一種具有高尚風格的倔強硬直之士，其對社會同儕所起的作用，當再不容輕視。

中國的古書上，形容一個名士君子，常用「外圓內方」四字。這就是說：一個人表面上要很有禮貌，對人謙遜和藹；但是內心裡却很剛直，骨子裡嫉惡如仇，遇事能爲正義堅持，決不隨波逐流。不要看芭蕉那種纖弱的體質，實際上他却和竹子一樣具有君子的性格哩！

山野裡的蔓籐在依人繁殖，枝幹上的蛀虫在吮

人漿汁，苗圃裡的花草在向人爭艷，還有無數人看不到的菌類在暗地裡腐蝕着植物的生機。只有卓然獨立的野生芭蕉默默無聞地像隱士般生植在荒野裡，當人們飢餓的時候，他可以慷慨地任人摘取他的果實；當鄰居們生病的時候，他可以免費爲人療疾；當蛙虫毒菌予奪予取，鬧得太不像話的時候，他便要挺身而出主持正義，寧可犧牲自己，來與敗類抗爭。這種捨己爲群的精神，這種光明磊落的作風，決非蔓籐艷花之流所可比擬，我們又怎能再以少婦詩人的眼光來對待芭蕉呢！

自從芭蕉的又一性格被英國農業學院獨具慧眼的學者教授們加以鑑定以後，芭蕉已以嶄新的姿態在芸芸衆生的植物群中露出頭角。在蕉風吹撫下的我們，面對着碧翠的蕉葉，當不止欣賞他翩翩起舞的妙姿，傾聽他聲調悠揚的詩句，而是與一位慈祥和藹，正直多聞的老友在互訴衷情。在黃色蛀虫侵蝕着星馬文壇的今天，在友好之間爾虞我詐的今天，在荒山古寺裡找到這樣一位隱士，得到這樣一位知己，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歡欣鼓舞嗎？





# 殺雞警猴

戲班子開到了這個小碼頭，照例

的「兵荒馬亂」。全班男女好像逃難似的跳下羅厘車來，背行李，抬箱子，奔向戲館裡去。個個忙着槍床位，搬東西，不一會兒，把整個後台佔滿了；東倒西歪的張掛了一塊塊破布幔，分隔成許多小房間。男的女的，雖然說是每人各佔一房，她和他，僅僅是一布之隔，這就可以在布幌子裡換衣、扮戲、吃飯、睡覺，甚至於點上煙燈，抽幾筒「福壽膏」提神。

戲館門口傳出一片嘈雜聲，祇聽得那開羅厘的傢伙在破口大罵說：

「幹你老母，戲班『狼』真臭！新嘉坡包車來『吉多』，車鏽都無。幹你老母，『愛烏當』，叫『囉』頭家來！」他握緊拳頭，看樣子要「放

馬過來」呢！

戲班裡掛頭牌唱武生的劉老板剛提了皮箱走進來，眼看這傢伙要動手打那鴉片鬼老楊，趕忙摔下皮箱，順手把那傢伙「這末輕輕的一推」，使他倒衝幾步，嚇得停住了嘴。

「免崽子，要錢就要錢，嘴裡開得什麼花？你配罵人？操你妹子！」那福建傢伙被嚇得心寒，連忙好聲好氣的說：「頭家！頭家！我『愛收車鏽，這人講『烏當』，我車要轉新嘉坡，『馬拿愛晒烏當』？」

劉老板不怎麼會說福建話，可是別人說的他都懂，聽他所說是要車鏽，一想不對，今早上車的時候，明明看見班主給老楊二十多塊叫他付車錢，一定是老楊作鬼，回過頭來便問老

楊說：

「老楊！老板在新嘉坡交給你的車錢呢？」

那鴉片鬼「嗯」了半天才說：

「我怕小碼頭煙貴，買了幾塊錢煙泡，錢不夠了，我叫他欠一次，過幾天來收錢，我又不是不還賬，好好的跟他說，他反要打我，劉老板！你說這傢伙混蛋不混蛋？」

老楊說得蠻有道理，劉老板對準他的臉上「啞！」的一口罵道：

「操你奶奶，你把你人家車錢拿去買煙泡，叫人家過幾天從新嘉坡到此地來收賬，你才是個混蛋！操你妹子！」

老楊用袖子抹去面上的唾沫，哀求的對劉老板說：

「現在車錢還少十二塊錢，劉老板！請你幫幫忙，借十二塊，拿包銀就還給你。」

劉老板三句不離「操」，可是誰都知道他嘴裡不乾淨，而心眼却是挺好的。他知道老楊這十二塊錢是「劉備借荊州，有借沒有還」的了。他想：我劉某乃是嗜交朋友，抱有義氣，平常三朋四友坐在一起化上五十、一百也不算一回事，區區十二塊錢，也罷！暫且搭救這個大煙鬼便了！他掏了一卷鈔票，拿出十二塊錢，很生氣的說：

「車錢給人家！」

老楊接了錢，把剩餘的都付清了，嘴巴又硬起來，罵道：

「幹你老母！你爸愛烏當囉車錢？」

劉老板在一旁又好氣又好笑的罵着：

「好了！你別『賣味兒』啦，操你的，『下三爛』！」

老楊嘻皮笑臉的說：

「我……我罵他幾句出出氣，嘻嘻！劉老板我替你箱子抬進去。」

他提起箱子在前面直跑上後台，劉老板跟在後面搖搖頭。

劉老板住在後台右邊的小房間，這原是戲館櫃藏雜物的，現在室內雜物堆積一邊，就給這位班中頭牌武生做臥室。劉老板嗅到室內潮濕的氣味，已經一肚子不高興，坐在行李袋上沉思：戲班跑碼頭，難免要遇到這種情形，要吃得好睡得好，在外面混飯吃，那有這許多便宜呢？他用手抹一下臉，站起身來鋪布床，看見對面也有一間小房間，看樣子到比這裡乾淨。他走過去伸首一看，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一面整理布床，一面想着：冤家對頭，偏偏門當戶對的住在對面。

他又想到三個月前，初進戲班的時候，「管事的」開了一齣武戲「三岔口」，這是他的「打泡戲」，「當家」武生李臣虎的「開口跳」，于寶全的「二花」，趙玉芳的「刀馬旦」；這場戲四個人唱下來，總算不含糊，「玩意兒」都不錯，角兒配得都合「行當」科」，學的是這一行，那天演「三岔

口」，不該說「玩意兒」比別人強，上台步步却都不離「譜」，後台的大小角兒，上至班主，下至龍套打雜的，誰不叫個「好」字；嚇！偏偏這小子看不順眼，背後說多少「二話」。「呸！他配說我？一個『打英雄』的，配說武生的『二話』，他姓劉的就『不買賬』。第二天老楊告訴他，他便和那小子『幹』起來了，那小子在『把子箱』拿了一根長鎗奔過來，他順手抓住一條三節棍，擋開鎗頭，順手向對手腰眼裡一擰，這小子「啊啞！」一聲就躺下去了。操你妹子，你知道你劉爺爺的利害了吧？自從那天起，他倆個見面就不打招呼，一個是冤家，一個是對頭。

他默默的想着：今天這小子跟我門當戶對，我得「不防君子要防小人」，他養的那隻大馬猴，我得當心牠。他鋪好了布床，疊好枕頭、毛巾……：……：又在小皮箱裡拿出一把「匕首」，插在腰帶裡以防意外。對門住的黑貓豹，有霸王的身子，張飛的嗓子，李逵的胆子，笨豬的腦子，自從挨了三節棍之後，他在後



台乖得多了。他貼了兩張傷膏藥，腰傷早已痊癒，這一棍可把笨豬給打聰明了。他時時記住「小人報仇三天，君子報仇三年」，咱黑貓豹這一棍之仇，哼！姓劉的你等着吧，我如不報仇，不是人揍的！他把板門關上了，又在房裡餵猴子。

劉老板睡得很好，半夜裡也沒有什麼動靜，有時聽到猴子頸上的鐵鍊響，他就留心牠從板門上跳過來，除了夜晚睡覺特別警心之外，別的也和平時一樣。

這幾天劉老板覺得「情勢」不對了，黑貓豹這小子把那隻大馬猴鎖在走廊邊的木柱上，後台來往的「坤角兒」都在罵：「死猴子！春猴子！」更奇怪的，牠每見到劉老板進出房門，就像要掙脫鐵鍊似的張開大嘴，露出一寸多長的利牙，兇猛欲撲似的叫個不停，這才使劉老板真的擔心了。

那天晚上，戲館散場劉老板照例的拿一小包好茶葉，到門口咖啡檯上沖一壺熱茶，坐在那裡和同事们聊天。喝茶還「准帶」乘涼，他們由「武松打虎」，談到「水簾洞」、「金錢

豹」、「鬧天空」，又談到那隻春猴子。

鴉片鬼老楊坐在另一張桌上叫一杯「咖啡烏，厚厚」，袋子裡掏出一個小小的錫紙包，拿兩出粒綠荳般大的煙泡，喝咖啡「連下」吞煙泡。他聽劉老板在和別人說：

「……那隻馬猴像八九歲的孩子那麼大，這幾天看見我老是咬嘴張牙拚命跳，給牠咬一口，那還得了，古老人說馬猴咬人先咬喉嚨，如給牠咬死了，牠是個畜生，有什麼罪呢？」

老楊眯住眼睛聽他說，兩粒煙泡在肚子裡開始有點醉意，突然的他不知想到什麼要緊事，急忙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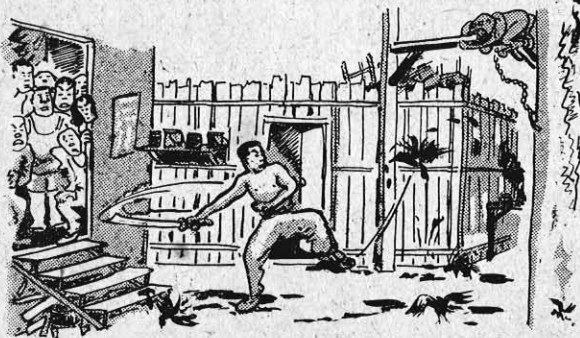
「劉老板！劉老板！這邊來坐，我對你說……」

他和劉老板噤咕了一會兒，大概是一「黑飯」快斷糧，向劉老板借一塊兩塊去抽大煙吧？

第二天清早，劉老板說是過生日親自到巴利裡買了四隻鷄回來，關上房門，養在床底下。

他聽見黑貓豹起身了，這小子在房裡「呀！呀！」的在教猴子，只聽

得鐵鍊嘩嘩響，這猴子多大的勁啊！不一會兒，黑貓豹又把猴子鎖出來了。劉老板開門一看「釘頭碰鐵頭，兩對頭」，狠狠的望了一眼，這小子捧着臉盆、嗽口杯、牙刷；挺胸突肚的走到沖涼房洗臉去了，那隻大馬猴見



了劉老板，又在木柱上跳翻，滿口利牙像是特別磨尖了似的，牠在掙脫鐵鍊「呀！呀！」的叫喚。

劉老板眼快手快，抽出那把雪亮的單刀，拖出床底下綁着的四隻鷄來向門外使勁一擰，四隻鷄被擰得「咯咯」亂叫，開翅要飛，可是都被綁着鷄脚逃不掉；猴子見到鷄，嚇了一跳，看見牠們活翻亂跳的，要想跳下來咬鷄。劉老板一個「馬步」跳出房門，單刀在頭上這麼一舞，大聲罵道：「操你祖奶奶」。罵時遲，那時快，刀下鷄頭落，四隻鷄被他幾刀斬得滿地飛舞，繩子都被斬斷了，有的斷了腿，痛得「咯咯！咯咯！」的飛，有的斷了頭，鷄血噴得滿地，有的……總之這四隻鷄被殺得很慘。

那隻兇猛的馬猴，雖說是個畜生，牠親眼看到這場慘殺，究竟是通了人性，牠看見他舞刀殺鷄，殺得鮮血淋漓的一地，早已爬上木柱，抱着橫

「註」

狼——人 吉多——這裡 愛——要 烏打——欠賬 囉——你 馬拿愛晒——怎樣能够 賣味兒——神氣

活現 下三爛——不成才的東西 打泡戲——初登台的拿手好戲 當家——第一位 開口跳——三花武丑

刀馬旦——武旦 玩意兒——本領 行當——適用其才 坐科——學習 打英雄——武戲中出手的次要配角

二話——閒話 不買賬——不服氣 把子箱——武器箱 坤角兒——女戲子 准帶——連帶 官衆——團體

梁，嚇得縮成一團的暈身發抖。

這場慘殺，驚醒了後台所有的大小角兒，以為發生大事，一定是劉老板又和黑貓約「幹」起來了，許多人擠在小梯子的門口探望，有的還問：「什麼事什麼事？劉老板！」祇有老楊不起身，他睡在破蓆子上，翻過身去，似醒非醒的自言自語的說：

「你們大驚小怪幹什麼？劉老板今天要煮紅燒鷄，大夥兒有得吃雞肉啦！」他又呼呼睡死了。

黑貓約聽見外面一陣亂嚷，一面刷着牙走出沖涼房，眼看幾隻鷄倒在地抽動掙扎，滿地的鮮血，再看那隻他用五十塊錢買來的大馬猴，怎麼失去了威風，他急忙「呸」的一口吐掉嘴裡牙膏沫，耀武揚威的走過來一看。「嚇了！」他暗自地說：

「老子買你回來是指望你替我報仇，操你祖宗，仇還沒報，你倒躲在梁上發抖。」

他一把拉住鐵鍊，「呀！呀！」

那猴子死抱住橫梁，怎麼也「呀」不下來，他氣極了，把鐵鍊嘩的一擰，跑回沖涼房去摔臉盆去了。

十二點鐘「官衆」開飯了，劉老板的紅燒鷄算是大請客。老楊蹲在地上捧着一碗飯在大吃紅燒鷄，他對黑貓約說：

「喂！劉老板今天過生日，請客吃鷄。」

那小子橫眼對鴉片鬼一掃，氣得走開去。老楊得意洋洋的咬了一口肥鷄：

「全憑山人妙計，從此國泰平安也！」

剛吃完飯，老楊鑽進劉老板的房間裡，不一會兒，只聽劉老板在罵：「操你妹子，前幾天借十二塊錢沒還，你又來借錢啦！免崽子，拿兩塊錢去罷！」

老楊笑嘻嘻跑出去抽大煙了。

# 新嘉坡掌故談

許雲樵

但是在唐以後四百年間，中國載籍中，找不出有關新嘉坡的記載。不過有些學者認為：宋趙汝适著的「諸蕃志」中閩婆國 (Java) 條所說的「泛海五日至大食國」的大食，不可能為阿刺伯；而元開「鑑真和尚傳」中的「大石」，該是巫語 *Tasik* (海) 的對音，後來轉成 *Temasik* 一名，也便是元末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中的「單馬錫」，明初鄭和航海圖中的「淡馬錫」。

島夷志略「龍牙」門條云：

「門以單馬錫番兩山相交若龍牙，門中有水道以間之，田瘠稻少。天氣候熱，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長掘地而得玉冠，歲之始，以見月為正初，酋長戴冠披服受賀，今亦遞相傳授。男女兼中國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圍青布指。產粗降真，斗錫。貿易之貨，赤金、青緞、花布、處磁器、鐵鼎之類。蓋以山無美材

，貢無異貨，以通泉州之貿易，皆剽竊之物也。船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船人須駕箭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賊舟二三百隻，必默來迎戰數日，若僥倖順風，或不遇之，否則人為所截，貨為所有，則人死乎頃刻之間也。」

根據以上引文，我們知道龍牙門是單馬錫的港口，學者公認為今日石叻門 (Keppal Harbour)；吉利門便是 *Kerimon Islands*，正在牠的西邊。那時已有華僑流寓了，也和土人一般裝飾，頭打髮髻，身穿布衫，腰圍紗籠。這是新嘉坡華僑的最古記錄。在同書「暹」條也曾提及單馬錫道：

「近年以七十餘艘來侵單馬錫，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處閉關而守，不敢與爭。遇爪哇使臣經過，暹人聞之乃遁，遂掠昔里而歸。」

讀上文語氣，似乎是汪大淵在單

馬錫時所寫，故有「來侵」與「本處」等語，但題目却是記述暹國。暹國在元時本很強盛，單馬錫能閉關自守，使敵人攻城一月不下，却也不弱。「昔里」對音不詳，有人以為就是「石叻」(Selat) 的別譯。

單馬錫一名，學者公認乃最初見於爪哇史頌 (*Nagara-Kretagara*) 的 *Tumasak* 的對音。十五世紀的爪哇史記 *Pararaton* 也有記載。馬來紀年 (*Sejarah Melayu*) 作 *Tamasak* 或 *Temask*。「單馬錫」三字的閩南讀音有 *Tua-ma-siak* 或 *Tema-sek*，和爪哇及馬來的史籍相一致。即使根據鄭和航海圖的淡馬錫 (*Tam-ma-sek*)，也未尚不一致。

在刺木學 (*Ramusio*) 所編的，「馬可波羅遊記」第三卷第九章，有一段不見於其他版本的異文：

羅刹 (*Lochac*) 及平潭 (*Pent-am*) 二島間，寬六十哩，水深多不過四步，故航行者必須起舵，向東南 (應作西南) 航行此六十哩後，復接行約三十哩，至一島，乃一國，曰假馬錫 (*Chiamassie*)，都城名麻來予兒

# 馬來亞頌

馬序西

啊，你這善良而樸實的馬來亞，  
你麗質天生，原可安靜過日子，  
多情善感的夜鶯，爲你常啼血，  
你却逆來順受期待如意的明天，  
因爲獅虎多落網，風暴必收停，  
似乎你會熟讀忍尤含垢的篇章，  
妄想狼和羊同居，貓和鼠嬉戲，  
啊，你這豐富而美滿的馬來亞，  
膠錫黃梨，該說是造物之恩惠，  
你蔚藍的晴空，始終那樣恬靜，  
熱帶環境，培養你活潑的性格，  
穿紗籠的娘惹，滲透你的誘惑，  
蕉風椰雨，是一首不朽的哀詩，  
我向晚歸的漁夫，探問箇究竟，

你有一副惹人憐愛的柔和相貌，  
但紅顏薄命，偏偏招來了煩惱。  
義勇好鬥的蟋蟀，也憤抱不平，  
好像看準了善惡有報物極必反，  
鋼刀也摧折，烈火終化成灰燼。  
待人接物，總獻出深厚的涵養，  
青翠的椰樹和蕉葉不被蟲蛀傷。  
你肥沃的原野，蘊藏生的奧秘，  
你扶搖直上，成爲時代的驕子。  
你天然的景物，襯托出了清幽，  
艷麗的胡姬花，象徵你的驕羞，  
玲瓏的亞答屋，代表你的敦厚。  
晚霞斜陽，是一幅偶得的傑作，  
他笑而不答，只露出一片癡情。

(Malair)故名麻來予兒島。

所謂「假馬錫」，是國語譯音，如果根據閩南方音，Cia 應帶鼻音，而是「淡」字的土音；馬可波羅大概根據閩南方音而記錄，是「正」而非「假」，可惜一般版本，都把該字刪去。至於麻來予兒，便是元史暹國傳中所說，「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讎殺」的麻里予兒，也就是新嘉坡另一別名。「舊相讎殺」，便是指島夷志略所記的那一回事。

最近日人根據「通典」卷一八八「多摩長傳」而攷証，說其中的「思訶盧」，便是 Simha Pura 的對音，換句話說，便是新嘉坡梵名的對音。其實「通典」成於唐代，信訶補羅（獅城）一名，不能早於十四世紀，林尼漢博士（Dr. Linehan）則以獅城立國於一二九九至一三九一年間，「馬來紀年」所記的浩劫，置於一三七年，大致不誤，故日人的論斷不可信。另外一點以「思訶盧」對 Simha Pura，也未盡合，祇好割愛。

也有人對單馬錫和龍牙門的爲新嘉坡古名，表示懷疑。其實，不單在

啊，你這善交而親切的馬來亞，  
很遠你就和我們的祖先打交道，  
信使往還，造成歷史上的美談。  
他率領堅甲利兵，是爲你消災，  
使你充分領略生聚教訓的滋味。  
你大胆地把良港讓他們去開闢，  
他們赤手空拳，爲你打定天下，

啊，你這正直而寬大的馬來亞，  
你的學者文人，已打開了門路，  
照理你該擺脫文化沙漠的綽號，  
使茫茫無際的心，獲得了溫馨。  
多虧你有一套不動聲色的信心，  
你委曲求全，只作無聲的抗議，  
你已初試民主政治的良法美意，

你做人的道理，是信義與仁愛，  
你和禮義之邦，始終保持友誼，  
你是否追憶過三保太監的功績，  
他奉獻出一套治病除艾的良方，  
你優渥外來的賓客，甚於子民，  
信任他們沒有鳩巢鵲佔的野心，  
斬荊除棘，使荒野變成了樂園。

多少年來你會吸收文化的甘露，  
還有成千累萬的青年急起直追。  
燃起創造純本地性文化的火花，  
傲慢的人，奚落你害了懶惰症，  
反使他們承認你有做人的經驗，  
天時地利人和，形成你的繁榮，  
使六百萬忠貞的人民享受承平。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於新山。

「馬來紀年」中記載詳明，中國載籍中，也有確証。「鄭和航海圖」有云：  
由吉里門五更，船用乙辰及丹（單）辰針取長腰嶼，出龍牙門用甲卯針五更取白礁。

吉里門便是「島夷志略」中的吉利門。順風航行長程一更六十里，即二十哩，但在港灣之間，祇有十哩左右。由吉利門向東東南（乙辰針）和東南偏東（單辰針）行五十哩，據現今航海地圖推算，正在廖島（Rhio）島形也很像腰子。自石叻門（龍牙門）向正東微北（甲卯針），行五十哩，到白礁（Pela Branca），一些也沒有不合。

明張燮「東西洋攷」所載針路有云：

又過淡馬錫門，用庚酉及辛戌針，三更取吉里門山

這淡馬錫門應即龍牙門，也就是石叻門。自石叻門向正西微南（庚酉針）和西北（辛戌針）行三十哩，所到的吉里門山，便是吉利門。由這些針路，我們可以確信，單馬錫爲新嘉坡，龍牙門在石叻門。（待續）

# 食風與沖涼

廿月逢天

## 風影水光



食風和沖涼是南洋的生活享受；由它造成一種特殊的熱帶情調。我在家鄉，童年的心老早給這熱帶的風水

吹沐着；我們那家鄉瀕海而耕地狹窄，爲了本地的生存條件不夠與交通便利，居民大部分東生西養，到外面謀活。向北發展的極於上海平津，向南的則分佈於南洋各地。這走北走南的兩派，因爲氣候習染不同，在鄉人眼中也成爲很明朗的兩個風格。走北的頗像易開易謝的水仙花；走南的則像外刺內甜的榴槤。北雁南歸，着實有衣錦榮歸的氣派，前呼後擁，帶來一大批箱囊與一個瀾綽的排場。番客回鄉呢，寒酸得很。常常孤零零一個人，自背着長弓籃子，穿一套半舊的白紗短裝，腰圍一條方格子大浴巾，很安詳靜穆地踏進自己的門檻。但看官別小覷了他，原來良賈深藏若虛。那走北的全部貨財不外是那盈箱盈篋的寒暑衣物，看得吃不得；走南的則一籃子實沉沉盡是金銀鈔票，大家坐定下來，才知道他雖是看不得却是吃得。

這兩個風格，到我的童年時代還很明朗地對照着。我家有不少僑居南洋的親戚，長弓籃子和大浴巾是他們家裡的顯明標幟。那時我從浴巾便隱隱看見沖涼的影子，從單薄的夏服又知道他們生活在風的渴慕中，更恍忽看見一個蕪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凸出典型。

薰蕕同器，這兩個風格總會互相影響的，等到我年事漸長，漸漸我覺得他們之間的差異已沒有許多。加上這二十年來世變的急劇，今天，相信走北的人也已豪華不得，而南洋歸僑則大戰前已大多西裝畢挺，皮鞋光亮，在故鄉，再也看不到熱帶的風影水光了。我的童心的記憶也許漸漸淡忘了，然而好像我老早已和熱帶的風水種下因緣，終於投入這熱帶土地的懷抱來，親受食風沖涼的甘苦，這倒是可以欣慰的。

## 好風有價

南洋人視風如食般重要，這是熱帶氣候促成的。人類的聰明從來便發揮於如何控制自然環境，在有寒熱時序的地方，我們要控制到冬溫夏涼；在長年似夏的熱帶，惟一的只求涼便够了。但是，要冬溫總比較要夏涼容易，科學的文明好像對夏涼也沒什麼直接的補救，所以

俗諺說：「冷窮人，熱大眾。」這是謂窮人缺乏人爲的條件，衣不厚室不密，才受冬天的威脅；富人暖室重裘，羊羔美酒，則冬天倒造成完美的幸福。及到天熱起來，都貧富同感麻煩，住在道士帽式的木屋與鴿籠式的公寓的窮人們叫苦固然；就是住在市塵中的高樓大廈的頭家階級，雖然有着電風扇，冷氣機……種種生涼的設備，總覺得這是人爲的缺憾，他們也許在冷氣機的冷中感到冷不透氣，在電風扇的涼裡又感到涼而不爽。要自炎熱氣候中真真解脫，必須依靠自然，他們悶熱了吃吃扇子底下的風如食家常便飯，如果吃吃自然的風便如赴酒家的宴會。大家都追求自然的風。於是，高等的食風享受要到海濱去，上高山去。爽朗地把到海濱上高山的行動也簡稱爲食風，在海濱或高山建築的消夏別墅也稱食風樓，連汽車都稱風車，坐上汽車兜圈子也是食風。食風，食風，令人起超凡入聖的實感。有福分食風的人便足以向在悶熱中揮汗的人驕傲。

熱帶的衣着是平等的，千萬的富翁和赤貧的苦力可以同樣地穿一件不值錢的夏威夷恤衫。愛打扮的姑娘太太，雖有很多花花綠綠又光又軟的裝束，貧富也距離很短。我曾在一個食風樓中幾乎誤把女主人當女用人看待。因爲她也和女用人的打扮差不了許多，脂粉不施，跣着足纏，一條樸素的紗籠。故，衣之餘者不能怎樣顯其餘，缺者也不會怎樣見其缺。熱帶的貧富從什麼地方分別呢？惟食風見之。有資產的儘在食風樓裡納福，靠工錢討活的却在赤日下受罪，我們看一面漫吟：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如何逸豫舒適。但一面則嚷着：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在風的飢餓中又如何的哀怨了，我介紹一首水滸傳裡的歌謠：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把農夫與公子王孫的對照更明朗更誇張，就是今日熱帶的頭家苦力之分野了。頭家在食風樓裡「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並不讓水天雪天的「銷金帳裡醉紅裙」專美。勞動者要赤着膊在火傘高張下揮汗賣力，要赤着足在沸灼的拍油路上趕路，要偻着腰在辦事桌上上一任臭汗蒸騰了眼鏡還昏昏然蠻幹。他們在極度的疲勞中，更渴慕風的調劑，「食風」是他們心頭急切的呼聲，只要搭上巴士車，雄風當面，披襟飽受，也脫口而高唱「食風」了。

(未完)



# 孕婦島

辛  
十



遠在一千餘年以前，馬來亞還是一片蠻荒未闢的原始大森林。

那時，在馬六甲的海岸居住着一個最繁盛的部落，以豸馴爲生。部落的酋長是環繞在馬六甲左近十幾個小部落的領袖，權勢浩大，聲名遠播，原始性的民族，本來是靠本事吃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羣居久後，由於迷信於冥冥中主宰神祕大自然的神祇，而進於崇拜權威，於是那狡詐善馭的和驍勇善戰的便漸漸形成貴族、祭司或武士，那羸弱、善良、憨直的便變爲子民，有些甚至因爲欠了貴族和祭司一頭馴鹿，或一塊虎皮，或者在征戰中被

別的部落俘虜，便世代淪爲奴隸。

貴族、祭司、武士對奴隸有生殺予奪之權，酋長更有無上的權威。部落的道德是敬神、勇敢、忠誠；而子民與奴隸除了忠誠之外尙須絕對的馴服與毫無抱怨地執

行苦役。

貴族們的婚姻是在一個月火光會中決定。月圓時分，在森林裏的空地，生起熊熊的柴火，大家圍火團坐，先由祭司拜月祈禱，衆人擊着皮鼓，匍伏在草埔上，高聲和頌；然後男的便圍着火光狂舞亂蹈，手中執着矛和弓箭，作着各種狩獵的英姿，以顯示他們的威武驍悍；舞罷，再由女的起舞，選擇她們的夫婿。情投意合的，便在圈中如醉如癡的對舞，然後攜着手奔向森林，築起他們臨時的新巢。

而一般子民希望婚聚時，則要先選上好的獵物奉獻酋長，讓酋長裁奪。奴隸們除由酋長指定相互婚配外，妻子須隨時奉侍貴族，女奴隸除少數醜陋不堪的，多半先當了貴族的妾侍，然後才分給男奴隸。

且說，那馬六甲最大的酋長拉烈，有一個極美的女兒黑姬。她的墨晶色的眼眸潔瑩如晴空閃星，她的棕赤色光潤的臉龐明耀如初升的皎月，她修長的秀髮如清湖的微波，她苗窈的身姿如迅馳的乳鹿。但是她已十六歲，成長得如一枝初放的鮮花，却尙沒有看中一個可嫁的貴族。酋長拉烈會爲這心愛的女兒，召集過幾次月光火會，每次他的女兒都靜坐在火邊，既不歌唱，亦不起舞，害得爲她着迷的貴族與武士一次次快快的歸去，這事很使酋長震怒與焦急。

在九月的月圓夜，酋長拉烈又召集了遠近的酋長、貴族們，特爲黑姬舉行一次月光火會，連深山裏部落的貴族們也風聞而來了。他們帶着獅、虎、蟒蛇、野牛、



鱸魚、山豬、鹿、與犴麝，各色珍奇的獵物，來到部落的草場。奴隸們生起柴火，在四圍燒烤虎肉，貴族們高歌狂舞；但黑姬依然默坐無語，她那澄清的眼睛時時透出厭煩與沉思，因為她的心早已另有所屬。幼年她所愛聽的戰歌，現已成爲無聊的叫囂，所愛看的戰舞，現已顯得那麼粗野煩心。

火會過去了，武士與貴族又一次快快的散去；拉烈不住的大發雷霆，黑姬只是默坐不語。

夜闌人靜，圓月漸西沉，清澈的餘暉，撫照着蒼鬱的大森林與清碧的海波。這時，從海灘邊傳來亮朗的歌聲，有時高亢如澎湃的海潮，如呼利的林濤；有時柔和如清溪的淺流，如椰葉的囁語。歌中含蘊着一種深沉的哀意，一聲聲擊節着黑姬對這參不透的大自然的悲憫與感觸。

這歌聲是一個奴隸漁夫芒達唱的。芒達本是蘇門答臘人，在十二年前，同他的父親一起被俘，那時他才不過十歲。父親受不住折磨，死在馬六甲，他靠着伶俐的捕魚技巧，常常叉到大鯊、海豚與各種古怪的魚，當了酋長寵愛的奴隸。但是他有着海上漁子愛好悠遊自在的天性，忍受不了被褻養辱弄的生活，又懷念着海天遠處故鄉，時時在夜靜不寐的時分引項高歌，吐洩抑鬱的情懷。

當黑姬尙是八九歲時，常常到海灘看漁人捕魚，便傾慕了這個健碩、爽朗的年青漁人，和他憂傷感人的歌聲；芒達也送給她貝壳和彩色的小魚。之後，黑姬長大

成人，便不能再和奴隸廝混。

有一次，她的儀仗經過海濱，子民與奴隸都急忙匍伏在地，低着頭不敢喘息。芒達方自海上歸來，正入神地把濕漉漉的長舟拖向岸灘，連王女駕到都沒有知曉。他轉過身，四目相遇，芒達不禁呆定了，好像觸到迅電，全身微微的震動；黑姬也羞紅了臉，衛隊吆喝着以鞭揮打芒達，使他的臉上、肩上掛滿了血。

芒達高歌；黑姬聆聽。這時，歌聲如海鷗撲着浪花，如月光撫着林野。黑姬忍捺不住，如夢醉似的緩緩步出亞答與樹幹建搭的王宮，向海濱歌聲處奔去。在月光椰影下，兩個戀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海潮應和着他們熱愛得顫跳的心。

三個月後，他們的私戀，終於像那葉漏遮不着的月光，被酋長探知了。那正是月黑夜茫的時候，黑姬與芒達正在岩灘的一個荒僻處幽會，看見明耀的火把和聽到沸騰的人聲，便心知不妙。芒達準備挺身而出，請求酋長把女兒下嫁給他；但黑姬跪到在他的脚下，她哀告，爲了她身上懷着他們的兒子。於是芒達便偷了一條小舟，趁着降潮，向黑沉的彼岸飄去，約定了半年內回來探望黑姬，並接她回到他的故里。

黑姬被捉了回去，柱上，酋長準備在明在廣場的綁天清晨，祭過神，然後把這私通奴隸的女兒，飼餵馬六甲河的鱸魚。

但是在當天晚上，王妃——



黑姬的母親，設計遣開了守衛，釋放了女兒，讓她逃去。黑姬藏身在海岸邊一個林深草荒的土穴裏，渴了便飲嫩椰汁，餓了便拾那熟了的榴槤充飢。她日日枯對着那渺遠的藍海綫，希望有一日看到芒達駕着一葉扁舟歸來。但眼望穿了，淚流乾了，也不見芒達的踪影。她的肚子也一天比一天漲大起來，她簡直可以感到小手小腳在踢打她的肚皮，她忍不住母性的喜躍，也止不住深沉的悲哀。她希望活下去，等待孩子降世，她要用風和雨餵大她的孩子，成爲一個快樂、勇敢、自在的漁人，像他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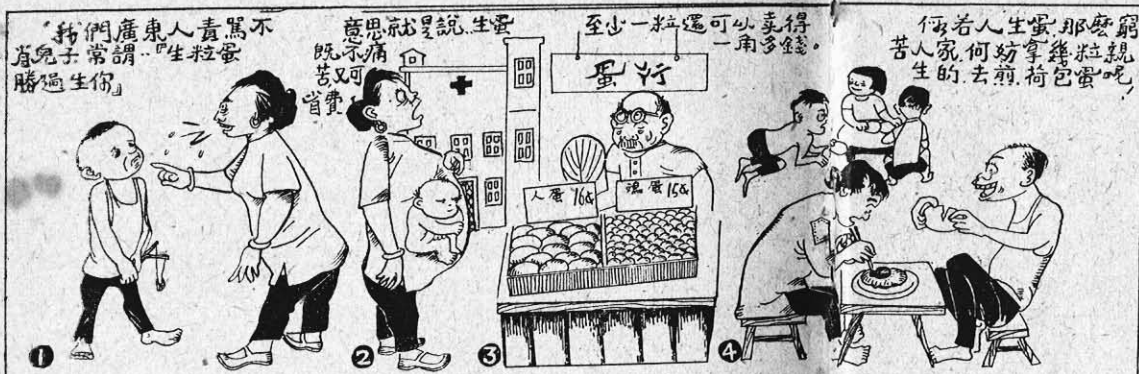
芒達是不會回來了，因爲在他歸去的半途，小舟抵不住大風浪，覆滅了。但酋長拉烈依然餘怒未熄，日日追索着他那不孝的幼女。有一日派出尋覓的衛士，在這海灘的林間，發現一片踐踏過的草叢和幾個腳跡，便搜索到黑姬藏身的土穴，將她捕回。當她被帶到酋長的面前，她是不懼一死的，她流淚，因爲腹中蠕動的小生命。酋長准她選擇死的方法，她

願在海中淹死，餓那兇殘的虎鯨。其實她暗自企望，她縱或死了，尸體可以飄到對海，讓芒達知悉。清晨，太陽照亮了碧海，部落的子弟都在海灘上排列起來，祭司在灘上瘋舞祈禱，然後皮鼓響起，羣聲嘈聲地應和着狂歌，黑姬披着長髮，緩緩向海走去，海潮淹着她的腳，海潮蓋過她的膝，海潮漫着她的頸，海潮捲沒了她的頭。

一陣狂風，不知何時結集在天邊的一片烏雲奔騰過來，轉瞬，遮沒了天，一時風吼海嘯，森林在動搖，大地在震撼，人們都高叫奔散，暴雨傾盆而瀉，天昏地黑。這場風雨足足吹打了一日一夜，第二日風收雨止，人們在海上看到一個新的島嶼，有頭，有乳，有凸起的腹，有脚，宛若懷胎的黑姬。黑姬的屍體躺在碧波上。

後代人稱這個島爲孕婦島，島周終年激蕩着洶湧的海浪，飛翔着白色的海鷗；漁人偶或在這裏歇足，他們也許不再記得清這瀟遠哀怨的故事，但海風、海浪却永遠伴隨她，不把她忘記。

林...



人一生

蛋

丘岳

# 第二一代

白蒂

傍晚。

(一)  
在歐聯銀行買辦吳思宗家的華麗客廳裡，吳家倆姐弟愛施和占美正在聽着家庭教師方正講解國文與中國歷史。

吳家是一個世居星洲，世代受英文教育的僑生家庭。可是，他們的家庭生活不但沒有完全歐化，而且充滿了古雅純樸的中國化氣息。譬如，這個華麗客廳的佈置，便可以說是集東西方文化之大成。正中一套深紅色的皮沙發，兩旁却陳列着八張彫刻精美色澤光潤的古舊酸枝椅，左角一張鋼琴，右角的一隻玻璃櫥中却陳列着許多中國古玩和瓷器，櫥頂上一盆古松，一隻小巧的銅質香爐，還有一尊白石的佛像。淺灰色的牆上懸掛着幾幅字畫，左邊的是一幅油畫和一幅粉畫

，右邊却是一幅徐悲鴻先生的駿馬配上書法蒼勁的聯對，正中懸掛着清裝老人畫相，據說這是愛施占美倆姐弟的曾祖父。在角落裡臨時安置的一張長桌上，除了一些經常閱讀和應用的英文書刊文具之外，還有毛筆，硯台字帖，幾本線裝書和中文課本，這也就是愛施占美補習的地方。

愛施占美都是修完英校九號位的畢業生，愛施現在華校任英文教師，占美不久將到英倫留學。他們姐弟倆雖然都是未曾受中華文化感染的僑生，但是兩個人的氣質完全不同。愛施也許和華校師生接觸的機會多，國語說得很流利，她不但沒有歐化的習氣，而且沉醉在仰慕祖國美麗河山的熱夢中，她熱愛馬來亞，更愛她未曾到過的遙遠的宗邦，她雖然是在快樂與自滿的，沒有崇高理想與遠大抱負的

教育環境中長大起來的，却仍能保持中國少女特有的嬌羞、柔順、嫻靜、深沉的氣質，在足以自滿的現實生活中，使她感到遺憾甚且以爲是耻辱的，是對中國的了解太膚淺。耻辱刺激她的求知慾和向上心，因而使她學習中國語文更加迫切。

占美的情形却完全相反，他雖然還是一個善良的孩子，可是由於他祇接受了英文教育所給予的一切智識、理想和生活方式，他所了解的雖然是僅此而已，但已使他感到滿足與自負。他只知道自己是個英籍民，「祖家」在倫敦，並不覺得自己和所有的朋友——包括英國人、混種人、馬來人和英籍印度人有什麼分別。他也和所有的朋友們過着快樂、舒適、滿足的現實生活，具有共同的志願——作爲一個忠實的住民，求得一個安穩而永

久的職位，除此以外，他無需要更高的理想，也沒有更好的願望。至於中國，他也和他所有的朋友一樣的感覺，那是和他們沒有關係的一個古老國家，只有一個大城市——上海，其餘的地方都是非常落後，骯髒，野蠻，沒有開化，過去的中國人都有一條辮子，女人纏足，而現在都是共產，至於人類所有的缺點諸如不衛生、沒有教育、抽鴉片煙、燒香拜佛，……似乎都集諸於中國人，語言文字又是那麼奇特難懂。像他這麼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人，爲什麼要學習下等人的語文，不但沒有需要，抑且還是一種羞耻的事。因此，他對方正教他的國文和歷史毫無興趣，甚至對這位不懂英文的「先生」也沒有好印象，祇是迫於父親的命令，不得不勉強補習。

這一天，方正剛講完宋起鳳的核工記。愛施對於中國能有如此精微的彫刻品，感到非常欣慕和驚奇。在一枝長五分許，橫廣四分的桃墜上，居然可以刻上非常複雜的人物與景色，達二十餘樣之多，人物表情動作亦無一不是維妙維肖，愛施絕口稱贊這是

聞所未聞的神功，而且不厭求詳，一再叩詢中國的偉大藝術創作。

占美可就不同，他讀完這一課的書之後，立刻以不屑一顧的語氣說：

「無聊，簡直是神話！」

方正立即以溫和的語氣向他解釋道：

「這絕不是神話，中國的彫刻藝術不但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比不上，建築也是偉大無比的，譬如宮殿……：……」

「中國也有像白金漢宮一樣壯麗的宮殿？」占美的神氣儼然是在誇耀只有白金漢宮才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偉大宮殿。

「建築方式固然完全不同，如就形式氣勢及其偉大工程來比較，白金漢宮大概還遜色得多哩！」

「我不相信！」

「這是因爲你所知道得實在不多。」

中國有沒有偉大的倫敦大鐵橋？有沒有偉大的莎士比亞？有沒有偉大的劍橋大學？有沒有……：……占美漲紅着臉，似乎要把他所知道的英國的

偉大事物全搬出來駁答一番，看他那種氣勢洶湧的樣子，正像一條鼓着腮子的打架魚。想不到方正卻微笑地回答他說：

「我不是和你較量中英兩國的『偉大』，自然，兩國各有各的偉大，不過，作爲中國人對中國的一切似乎應該多知道一些。」

「我不是唐人，不需要知道得太多。」

「弟弟，你怎麼能够這麼說！」愛施對占美的態度大不以爲然。

「難道你願意和唐山來的中國人一樣？」

「不管是本地出生還是來自祖國，同樣都是華人的子孫！你不能忘本！」愛施忍不住大聲叱責。

「我只承認是新嘉坡人！」

「你看看牆上掛着的那一幅像，他是誰？」

「爸爸不是說過了麼？他是曾祖父。」

「想不到你還記得自己的祖先！愛施諷刺地說。」

「那和我又有甚麼關係？奇怪！」



占美還不了解姐姐的意思，在他單純至極的思想，「曾祖父」祇是不算陌生的名辭而已，曾祖父在他的思想，氣質和生活上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委實找不出自己和曾祖父之間究竟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方正看到占美如此無知幼稚，並不以為是可笑或可嘆，反而在心底深關關係。占美仍然是很負氣。即是作為一個馬來亞華人，對

「施愛：『你看牆上掛着的，那幅像，他是誰？』」

處感到一陣深沈底悲哀；占美是一個善良的孩子，縱然他真的忘本，也不能加以責怪。他決心用最大的忍耐力讓這孩子懂得更多，慢慢啓發他的智慧，增廣他的見識，讓他清清楚楚看透自己是誰？

在一陣子沉默之後，於是他委婉地告訴兩姐弟說：

「你們無須為這一個問題爭吵，效忠中國的中國人和馬來亞華人也許有點分別，我並不是要勸占美做個效忠中

自己宗邦故土的文物不也應該多知道一點麼？」方正的態度仍然是很和藹。

「有甚麼益處？在新加坡有甚麼用處？我不久就要到倫敦去，難道把核工記裡的滿篇神話，以及那些不講衛生，沒有教養的醜事，帶去向我的英國同學宣傳？」占美把課本往前一推，竟然憤憤地站立起來。

方正知道在短暫的時間內，絕不可能讓占美的成見消除，事實上也不必操諸過急或責之過甚，他並不失望，也不放棄努力，於是他換一個話題說道：

「現在我們不談這些吧！讓我繼續給你們講秦始皇吞六國的故事。」

「對不起，我有個約會！」

「聽一會兒再走不可以嗎？」

「怕時間來不及。」占美向愛施做個鬼臉，轉用溫和的語調繼續向方正說着：「請方先生讓我告假！」

愛施立即插嘴道：

「到同學家參加舞會嗎？」

占美搖搖頭。

「和桂蘭拍拖？」

占美抿着嘴笑。

「你真不說？我要告你逃學！」  
「爸爸也是主張自由戀愛的嘛，我不怕你告！」

「以後我不再幫你忙！」

姐姐這麼威脅他，他就不能不從實「招供」了，因為桂蘭是姐姐給他介紹的，以後需要姐姐幫忙的事多得很，於是他把約好桂蘭吃晚飯，看電影，跳舞的全套節目都告訴姐姐。

愛施看他那一身牛仔裝打扮之後，打趣地說：「當心，桂蘭最不喜歡的是阿飛。」

「我還沒有穿衣服哩！今晚當然要穿得整齊一點。」

「可是她更不喜歡一個不愛中國語文的孩子。」

「嘻嘻，戀愛沒有國界！」占美說完了立刻連跑帶跳地溜走了。

愛施繼續聽方正講解戰國的一段史實。

(二)

一小時之後，整個新嘉坡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候。

吳思宗從銀行放工回家。

每當愛施倆姐弟補習的日子，他總是留方正在家吃晚飯，讓他問問孩子們補習的情形，談談他所知道的關於中國的一切。

這一位老先生在年青的時候和占美一樣，也是一個祇有接受英文教育所給予的一切智識，理想和生活方式的僑生，但是經過日本在星加坡三年八個月的黑暗統治之後，他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開始學國語，寫毛筆字，讀中國書，看中國報，英譯本的論語孟子甚至會背得滾瓜爛熟，他的轉變是受盡侮辱與酷刑之後，所迫出來的。

晚飯後，他老人家正在叫愛施背一段書及檢查她的作業——兩頁用毛筆書寫的小楷的時候，一位西裝革履，年在五十開外的商人來拜訪他，跟進來的馬來車夫手裡還提着一籃橙子和半打五十年的白蘭地酒來孝敬他。

經過吳老先生介紹，方正才知道這位就是聞名已久的僑領朱貴福。

平時他所知道的朱貴福，是一個有名有地位有身價的社會紅人，看他今天對吳老先生那麼恭奉迎的態度

，使他懷疑自己的眼睛看錯人。  
朱貴福老是在找話題和吳思宗攀談，他老人家的態度却很冷淡。

朱貴福好在談話中夾雜一兩句發音極不準確，不協調且極刺耳的英語，吳老先生却始終是以不很純正的國語回答他。

朱貴福高談英文教育的重要，並以其子女全在英校讀書以及他剛獲准為英籍民為榮，吳老先生却不肯稍為讚許他三兩句。

兩人話不投機，客廳裡的空氣很嚴肅。

朱貴福換些話題，談談吃喝的事。他對白蘭地威士忌香檳之類的洋酒極力稱讚，心想投吳老先生之所好；想不到吳思宗反以為茅台、汾酒以及五加皮之類的中國土產香醇味。至於吃嘛，他竟然以為西餐大菜遠不如中國館子的「家常便菜」，即連以花生米蘿蔔乾送粥也比洋化的早點清爽得多。朱貴福完全想不到此公的嗜好如此奇特，使他沒有一句話可以討好。可是他是有所求而來，既然話不投機，自亦不便貿然啓口，於是他覺得

非常尷尬，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且常斜着眼兒看方正，似乎在責備他不懂得知機告退，好讓他方便一點。

方正看清楚這種情形，立刻藉口告退到客廳的另一角落去監督愛施做功課，好讓這位貴客暢所欲言。

他聚精會神在看愛施學習造句，耳朵裡還隱隱約約可以聽到朱貴福以低沉、最嚴重而哀傷的語氣在談着跌價、虧本、破產、透支、抵押、借款……這一類的事。反正是與他漠不相關的生意經，他懶得豎起耳朵聽閒事。

朱貴福走了之後，吳思宗深深嘆一口氣對方正說道：

「你看到我剛才對待這位先生的態度嗎？」

「吳先生似乎不大願意理會他哩。」

「做生意需要銀行支持本是一件平常事，他的處境我也非常同情，不過我覺得他的爲人要不得。」

「他對社會公益的事似乎很熱心，報紙上也常常看到他所發表的言論。」

「可不是嗎？他是主張維護中華文化最積極的一個人，口口聲聲力爭華校的平等地位。」

「這些主張都很正確！」

「可是他的子女却全都送進英校讀書！」

「……」方正無言以對。

「他極力主張本邦應即獨立自治，放寬公民權限制，而他個人却早就申請爲英籍民。」

「個人的利益當然也很要緊。」

「要爲個人利益打算盤，就不要唱高調，我最討厭這種偽君子。」

「……」

「尤其是在星洲淪陷時期，看他那種爲虎作倀的醜態，更加令人痛心。」

「……」

「做生意可以投機，搞政治可以投機，靈魂絕不能出賣，我常懊悔所受的中文教育太少，最近幾年來我才漸漸了解文化精神和民族氣節的重要。」

「最值得欽佩的是拿督陳禎祿，雖然他沒有受過中文教育，但是他始

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華人，不屈節，不媚外。」

「而且有思想，有學識，有主張，有遠見。」方正接着說。

「他才真正是一個好模範！」吳思宗燃一根煙，狂吸一口之後繼續說：「所以我請方先生替我的子女補習國文歷史，爲的是讓他們也能够受中



開名已久領朱貴福來了！

# 失去的春天

江韻

從孩子們的美麗裡，  
我似曾發現那已失去的春天。

我曾一千次，一萬次，  
依稀記起在遙遠的祖國——  
黃桷樹下，  
白雲山巔，  
清溪亂石中，  
黃沙莽原上，  
都曾留下那已失去的春天。

我曾一千次，一萬次，  
佇立在生疏的海灘盡頭，  
看東北風捲起殘雲，  
殘雲依戀着海波，  
期待燕子從遠方歸來，  
帶回那已失去的春天。

我也曾一千次，一萬次，  
從眼角的皺紋，  
鬢邊的銀絲，  
枯澀的手，  
蒼老的心，  
找尋那已失去的春天。

做個鬼臉，  
伏在地上，  
讓孩子們當馬騎；  
我才找到那已失去的春天。

華文化的薰陶，不會忘本，也不愧為華族的後裔。」

「我自然會盡我的能力去做。」

「愛施和占美都有進步嗎？」

「愛施進步得很快，至於占美；

……」

「占美這孩子太放蕩，今晚沒有上課是嗎？」

「他有事向我請假，不過是在上完國文之後。」

「上課用心聽講嗎？」

「還好。」方正很勉強地這麼回答他。

「比他姐姐差得多吧！」

「也許是生活環境的影響，對文史的興趣自然沒有愛施那麼濃厚。」

「也不像愛施那麼了解我的苦心。」

「吳思宗深深地嘆一口氣。」

「占美很善良，也很有朝氣，要讓他接受一些非常生疏而艱難的東西，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這完全要靠方先生引導他，我

希望在他沒有到英國之前多學習一些中國文史，最低限度也得會說國語，會寫一封普通的中文信。」

他們談到深夜，方正才告辭回去，他覺得自己的責任雖然相當繁重，但他下了最大的決心讓占美可以達到他父親的願望，做個會受中華文化薰陶，不忘本的中華子孫。然而使他大惑不解的是像吳思宗這麼一位受英文教育，在外國銀行做事的僑生，竟然會這麼赤誠熱愛中華文化？

(上)





亞都拉

這是多麼大的一條船啊，船上一定有許多珍珠財寶，假使把牠劫來，那是多麼大的戰利品啊！

這奴隸的話倒是對的。這船上的財寶，一定

伊宜

比我們所有的不知多多少少。水手們，預備攻擊！

是，船長！預備應敵！

這場戰事恐怕很快就可以結束！

甲盜

那船上的人也許會被火燒死光了，這次大概很容易應付的！

乙盜

（向沙林耳語）可憐！一會兒恐怕有許多俘虜過來了！

開末

是的，可憐的人們呀！希望有劈雷和閃電將這些海盜打死！

活卡

奴隸長，不准那些奴隸出聲！



沙林

噓！倘使我們要活命，我們便不要出聲。叫那個孩子下來，我可以很清楚看到那火燒的船了。

伊宜

孩子，下來！

活卡

（亞都拉從桅上爬下來，他的叔父趕忙把他抱住。）

伊宜

很奇怪，這個烟從一個地方出來的，也許這船底正火燒呢！

活卡

船長！這船還是向着我們駛來，伙伴們，把我們的船放慢，才可以靠上去。

羣盜

看來這事有些奇怪，恐怕有點不妙！豬！你們懂得什麼？我們要為這些財寶作戰

伊宜

預備，爬上船去。

活卡

（火燒的船上有陣大炮的聲音。）船長，那船上有一陣大炮彈過來！





羣盜  
活卡  
伊宜

糟糕！我們挨打了，怎樣辦呢？  
我們的救生船被打沉了兩艘，我們逃命罷！  
奇怪，看來這條船並沒有受損傷，船上的炮  
都開起來了。（一炮打中船上）王八蛋，我  
們被打中了。

羣盜  
活卡

我們的船要沉了，跳海罷，快些，快些！  
來不及了，他們用鉤把我們的船鉤住了，投  
降罷！

伊宜

你要投降就投降，但是我，拉能的船長，是  
永遠不投降的。（向海裏跳下去。）

活卡  
奴隸們

不要跳，你會給鯊魚吃掉的。  
謝天謝地，希望他給鯊魚們做點心。

（炮聲停了。）

亞都拉  
奴隸們

快快！叔父和開末，幫助我釋放那些奴隸！  
我們自由了！我們自由了！

軍官

（海軍軍官和士兵們上）  
靜靜！拉能族人都要在左方集中。誰敢反抗  
，我們奉命格殺不論，現在你們都是俘虜了  
。現在第一件事是把奴隸釋放。

亞都拉  
軍官

我們是剛才自己掙脫了鐵鍊，獲得自由的。  
好的！我們將送你們各自還家，和平渡日。  
謝謝各位大人！

奴隸們

我不明白那拉能海盜爲什麼要駛向這隻火燒  
的船呢？

沙林

是的，看起來這船是火燒得很危險了！

開末

是的，看起來這船是火燒得很危險了！

奴隸們  
沙林

是的，那些拉能海盜是多麼古怪啊！  
（面向亞都拉）這是你的功，亞都拉，你指  
引那拉能海盜駛向這火燒的船。

亞都拉

真的，叔父，那些拉能海盜從沒有看見過火  
船，我們也沒有看見過。

開末  
亞都拉

那末你怎麼會知道呢！  
那是外國商人訴告我的，說是有一種火船用  
煤燒了水才能行動的。所以我就騙那些海盜  
駛近火船來。

沙林  
衆奴隸

這真是運道，這是你的功勞！  
這是亞都拉的大功勞，我們不能忘記的！

榴槤香，榴槤甜，  
當了紗籠吃榴槤。



畫：勤 文：白丁

——（幕下）——（續完）



膠

淚

方天

那草的  
索索聲愈來愈近，停了  
一刻，又響起來，轉了  
方向，然後慢慢地遠去了，消逝了。  
這時，遠處的大，也響起了吠聲，一隻鳥怪，一隻鳥怪，桀桀地叫着，撲刺地飛出林枝。好一會，一切又恢復寧靜，他想，大概是一隻離羣的山豬路過，便放下了心，又劃起火柴，點燃燈。

痛苦的夜，終於過去了。天邊已現出灰絲，膠林的小葉也顯出暗綠的輪廓，四野的雞也鳴唱起來。

他雖然割了近三點鐘的膠，由於燈光昏暗，效率低，膠並沒有割完；可是，人却已精疲力竭了。他覺得心口發燒，頭有點沉重，便又歇下來，

瞧一眼膝下的三排沒割的膠樹，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又咬着牙向前一棵樹走去。心裏唸着，做不完了，做不完了！

「新福！」

是誰喊他，他怔了一下。

「新福！」是一個女孩子的喊聲，而且帶着馬來味的腔調。他轉過身，半響才看清，遠處喊他的是他小時的玩伴，隔鄰的馬來姑娘花蒂瑪。

「新福！這麼早就來割膠？而且還點着燈？」

他捏熄了頂上的燈。

「你今天也來割膠？」

「家裏的米快吃完啦，又要添新咖哩。今天要割點膠賣；可是爸爸昨晚又喝醉啦，媽媽新生了小弟弟不能來。」花蒂瑪喊着說

「嚨！」

他想不出什麼話好講，便轉過頭，舉起刀環着樹腰劃下去，猛地他感到一陣暈眩，刀跌到草地上，雙手扶着了樹。乳色的白漿從斜斜的刀痕裏滾出來，一滴，一滴的跌進膠杯裏，他覺得白漿變大，變黑，變紅，耳裏

嗡嗡的響，心裏不住的跳。

「新福，你怎麼啦？」

「沒有什麼，頭忽然有點暈。」

「累了吧！歇一會，囉，請你吃榴槤」說着花蒂瑪扔過一個榴槤來，落在他面前的草地上。

他扶着樹歇了一會，才覺得稍微好一點。便彎下腰去拾榴槤，又覺得眼前一陣黑，順勢就倒坐在草地上。他也顧不得草上的露水，只好坐在地上。

他抬頭看見花蒂瑪在遠處瞪着他瞧的樣子，不好意思起來，趕緊裝成沒事的模樣，用膠刀剖開榴槤殼，大口的吞着香甜的白肉，一面說：

「真好吃，謝謝你，沒有什麼事，你快割膠吧。」

花蒂瑪漸漸走遠了。

他索性躺下來，貪饞的吃着榴槤，覺得肚子真餓得難受。

這時，太陽已經從地綫的邊沿，冉冉地升上來，陽光在膠樹的小葉上閃跳，藍色的天還綴着些淺星。膠林外響起腳踏車聲，和談笑聲。他猛地坐起身來，聆聽着，一陣

腳車過去了，另一陣腳車聲和談笑聲，還夾着斷續的哼歌聲又來了，又遠去了。他知道是同學們上學去，他呆呆的坐着，心裏充滿了絕望的感覺。他無告的看看四周的膠樹，每一株樹都在默默的流着細小的白漿。他想起了老師告訴他，膠樹的另一個名字「淚樹」，流淚的樹！他的眼潤濕了，他讓眼淚盡情地流着，心也漸漸平靜下來，一種堅冷的陰影凝結在他的臉上。

他想着他真傻，爲什麼要去考試？今天參加了考試，明天怎樣？他不會支持得下去，況且母親的病突然來得這樣沉重，怎能够等到他考完。不，這是空幻的計劃，完全不能實現的夢！

他爬起來，準備不再割膠下的膠樹，趕快收好膠，回去看母親。如果母親死去，那麼他也一同死，一切得到了解決。

「新福！新福！」

林外一個孩子急迫地叫着。

「新福！新福！」

是他最要好的同學，榮德的聲

音。

他慢慢站起身來，迎上去。

「榮德，你自己去吧，今天我不上學了。」

「不去了！那怎麼可以，今天考數學和國文，我還特爲早一點來邀你，一起到學校再練習一遍！」叫做榮德的孩子，滿臉驚訝地說。

「不去了，你自己去吧。」說着，他轉過身便向林裏走。

榮德急忙把腳車放在路邊，追了上去，一把抓着新福的袖子，瞪着新福疲憊不堪，蒼白失神的臉。

「爲什麼，新福？」

新福停着腳，冷然地說：

「母親病了，本來打算早點起來割膠；收完膠，再去上學。可是，天黑看不清，到現在膠還沒有割完；而且出來幾個鐘頭，母親的病還不知怎樣了。」

「但是，不考試怎麼行？」

「以後再請求補考吧。」

「那不是辦法，學校怎麼能爲你一個人補考。」榮德想了一下，又說，「我帮你收膠吧，兩個人做好一點

，做完再去考試。」

「不，趕不上了，等一下誤了你；而且誰照料母親呢？」

榮德怔着，想不出話說，忽然他驚叫起來。

「你看是誰，你母親來了！」

從林外的小泥路上，一個憔悴的四十多歲的婦人，正扶着一根木棍，一幌一搖地向這邊走來。

新福一看見，便飛奔過去。榮德也跟着跑去。

「媽，你怎麼來了，你病得這麼重，怎麼可以起身到這裏來。」新福扶着母親的臂膀，喘着氣說，眼裏噙着熱淚。

母親握着孩子的手，仍然掙扎着向前邁着艱辛的步子，一面用低微沙啞的聲音說：

「不要緊，你摸我現在已經退燒了；現在是你上學的時候，你去吧，我來收膠。」

她雖然儘量裝出愉快的微笑，却止不住豆大的汗珠，順着滿臉的皺紋淌下來。

「媽，膠我會收，我扶你回去吧

！

「怎麼，不上學嗎？不考試嗎？」

「母親瞪起眼，用盡全力厲聲地問，一面扔脫新福的手，向前走。」

新福趕快又抓着母親的臂，哀求地說：

「媽，你……你不知道你的病多麼重，你……你……。」新福想說，却又不肯說，「你……你吐了血！」

母親站着了，她瞧着新福，好一會，才慢吞吞地說：

「阿福，我也告訴你，我吐血不是從昨天起，已經有三個月了；媽一直瞞着你，就是怕你操心，不肯好好讀書。三個月，媽都挨過去了，昨天吐一點血有什麼緊要！」

新福像觸電似的呆立在那兒，忽然抱着母親，放聲嚎啕大哭起來！

「媽！媽！我去上學！」

這時，母親再也支撐不着，鬍鬚全身都要癱瘓似的，向下墜，德榮趕快搶過來，幫忙新福扶着新福媽，在路邊的草坎上坐下。

「伯母，新福應該去上學，但是你病了，不能勞動，也應該去休息。」

我剛才同新福商量過，現在時間還早由我幫他收膠，收好馬上去上學。」

榮德的眼也潮潤起來。

「但是……你……你們倆做……做不完……」

「做得完，做得完！」榮德緊張地說。

這時，遠處又響起腳車的軋軋聲，一會，從路的轉角處，出現了四個騎着車上學的男女學生。榮德靈機一動，便迎過去，用雙手攔着他們，叫道：

「清松、有德、秀珍、鴻濤，請你們停一下，新福的母親病了，我們人多手快，現在時候還早，大家幫助收膠，收完，再一齊上學好嗎？」

四個同學互相看了一會，眼睛交換着意見。最後一起說：

「好！我們幫助收膠！」說着便紛紛把腳車放在路邊，向林裏走。

榮德叮囑新福說：

「新福，你先扶你母親回家休息，我們會把膠給你送來，泡好膠，然後再一齊上學。」

新福感激地瞧着榮德坦誠的臉，

新福感激地瞧着榮德坦誠的臉，

瞧着向林裏走去的幾個熱情的孩子，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他默默地扶起母親，走上小路。

太陽已帶着他全部的金色的輝煌，閃耀在東天的林上，天邊抹着燦爛的彩霞。每一棵樹，每一片葉，都在金光裏，閃動着他們鮮翠的生意，大地是一片綠色，起伏着，連綿着，一條迂迴崎曲的泥路，蹣跚着母子的身影。

(下)



# 挖 蚶

林風

在麻河口的爛泥岸，  
 有盤髻的娘惹挖蚶，  
 腰浸入水，水濕透衫，  
 還有她八歲的小女兒，  
 黑灰染黯了小辮，  
 瘦臉上掛着泥團。

她們低頭挖着，找着，  
 默默的，不發一言。  
 在淤臭的泥漿裏，  
 在多刺的矮叢間，  
 低頭挖着，找着，  
 默默的，不發一言。  
 有時也微抬起頭，  
 靜對麻河的微喘。

不是陽光，  
 不是青山，  
 不是白雲，  
 不是藍天，  
 令窮困的心留戀，  
 牽掛的，

是從早到晚，  
 是背疼腰酸，  
 是餓的肚子，  
 是幾角幾錢。  
 啊！我看見，我看見，  
 閃亮了，小女孩的眼；  
 啊！找到了，找到了，  
 一顆！兩顆！晶瑩的珠鑽。

## 兒 童 樂 園

關心子女的賢明家長們

七 彩 精 印  
圖 畫 美 觀

中國學界星洲嘉坡紅燈碼頭對面  
 星洲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行 銷 全 球  
最 受 歡 迎

零售 叻幣 每冊 三角五分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全年廿四期 叻幣八角  
 半年十二期 叻幣四元

請快長期訂閱兒童樂園

#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處女作

黃 昱

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的雙璧都是以一部中篇小說開始而一鳴驚人。托爾斯泰於一八五二年寫成第一部作品「幼年」是二十四歲；杜思妥也夫斯基於一八四五年寫成處女作「窮人」也是二十四歲。這真是有趣的巧合。

在他們發表處女作時，契訶夫、高爾基還沒有出生。當時俄國文壇上最有聲望的小說家是果戈理。屠格涅夫發表「獵人日記」的第一篇，比「窮人」還要遲上一年，他的六大傑作「羅亭」等，連一部也不會問世。一八四五年，杜氏寫成了「窮人」，寫信給他的哥哥說：

「如果我找不到一個發行人，我或者要自己上吊了！」

後來他把稿子托一位老同學格里戈洛維奇，拿給詩人涅克拉索夫看。格與涅同坐着讀了一整夜，早晨四點一同去敲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門。涅克拉索夫熱情的把杜思妥也夫斯基抱起來，這樣他們便認識了；於是這三位

青年一直談了幾個鐘頭。涅克拉索夫說一定把他介紹給柏林斯基；而柏林斯基在當時是俄國批評界的權威，他說的話是被文學界奉為金科玉律的。

「一位新的果戈理出現了！」涅克拉索夫一跨進柏林斯基的門便這樣叫着。

「自然，現在那些果戈理會像草菇一樣的多哩！」柏林斯基擺起了批評家的面孔，很冷峭的這樣回着。

接着，那位批評家勉強拿起了那本稿子，慢慢的讀下去，但是當他讀了幾頁時，便忍不住也叫起來：

「快，快把他帶到我這兒來！快帶到我這兒來！」

杜思妥也夫斯基便在當天去會見柏林斯基。那位批評家很熱心的對年輕的作家說道：

「你還年輕，你理會你這里所寫的一切是如何的真實麼？不，在你這樣大的年紀，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本書里已經有了真實的藝術靈感了

。好好的尊重你的天賦吧，你是將要成爲一個大作家的。」

在這書還未出版以前，杜氏帶着天真的驕傲寫信給他的哥哥：

「唔，哥哥，我相信我的名譽將永遠不能達到今日的高度了。到處他們都向我表示無限的敬意，我成爲最大的好奇心的對象，我結識了許多優越的人物，阿陀夫斯基親王要我去會他。梭羅古勃伯爵慌亂了，抓着自己已的頭髮，派遣納伊夫告訴他，一位天才出現了，要把他們踹到泥里去。他去問克拉伊夫斯基：『這位杜思妥也夫斯基是誰？我在那里能够抓到杜思妥也夫斯基？』克拉伊夫斯基回答說，杜思妥也夫斯基未必給他面子去會他。這實在是眞的，貴族們裝腔作勢，以爲他們能以自己的赫赫的眷顧壓倒我。他們都把我看做一個小怪物，我只要一張嘴，人人便會重述道，杜思妥也夫斯基說了什麼了，杜思妥也夫斯基要作什麼了。柏林斯基愛我

到極點！不久之前屠格涅夫從巴黎回來，剛一見面，就會如此眷戀我，柏林斯基說這是一見生情的一例。」

「窮人」出版之後果然証實了柏林斯基的話，它受到了普遍的讚賞。

「窮人」是一部書信體的小說，從四月八日的第一封信起，到九月三十日的最後一封信止，為時不及半年，來往書信共五十二通。

男主人公名叫馬加爾·解屋斯金，是一位年老的書記。他爲了幫助一個孤苦伶仃的少女，偷偷賣掉了新制服，還不願讓那少女知道。他的收入微薄，簡直沒有幫助別人的力量，却情願自己更刻苦，來解救別人的苦難。處處表現出他善良的性格和真摯的情感，那一片至誠是很能感動人的。

女主人公名叫瓦爾瓦拉·亞列舍夫娜，便是那受幫助的可憐的少女。

在全書五十二通信中曾插入女主人公一篇雜記，敘述她自己的身世。她的父親本是一位老親王的產業管理人，後來老親王死了，親王的後輩便把他的父親辭退。那時瓦爾瓦拉才十二歲，全家便搬到彼得堡去，三

個月後，她進了一間寄宿的學校。後來家境一天天的窮困起來，父親的事務很不順利，欠了一身的債。父親由於焦慮、愁苦、失望以及種種的折磨，不久便死了——那時她才十四歲。

父親剛死，債主們便逼上門來，把家里所有的東西都拿去了，小小的住宅也賣去還債，因此他們連一塊安身的地方，一點口糧都沒有留下。恰在這時，一個素無來往的遠親安娜·費多洛夫娜來看她們，並邀她們到她家里去住。這一對寡婦和孤女，由於無路可走，也就萬分感激的跟着這位遠親搬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上去。

瓦爾瓦拉母女住在她的家里，起初可說還好，但後來費多洛夫娜便漸漸露出真性格。她實在是一個惡毒的女人，不斷的苦惱她們，甚至使她們在吃飯時，都不能好好下咽。母親時常哭泣，加以過勞，日漸虛弱而死。

母親死後，費多洛夫娜就逼迫瓦爾瓦拉嫁給有錢的貝珂夫；但是她不同意，就由另一位遠親馬加爾，保護她脫離了費多洛夫娜回到彼得堡去。馬加爾替瓦爾瓦拉在彼得堡安置

了一個住的地方，供給這個少女的生活。瓦爾瓦拉非常感激他，她不願增加馬加爾的負擔，總盡量設法找到替人縫紉的工作，維持自己的生活。

馬加爾這個舉目無親的小人物，地位卑下，從來引不起人注意，也從來沒有人關切，這時他把瓦爾瓦拉當作女兒一樣愛護，也把當作愛人一樣看待。他們雖然住得很近，但他的自卑感使他不敢常常去看她，他怕同寓的人看見了，生些閒言碎語，於是他們就用通訊來傳達一切。這五十二通書信便是彼此表示關切的紀錄。

在彼得堡幾個月的憂愁窮困生活，使瓦爾瓦拉變得非常消瘦，並且常常害病，正當這時，貝珂夫又出現了，他找到瓦爾瓦拉。出乎意料的，他向她說費多洛夫娜是一個無耻的女人，同時承認自己過去的舉動如同一個地痞。他又向她求婚，他說他有錢，結婚之後便把她帶到荒原中他的田產那裏去，永遠不再回到彼得堡來。

這個可憐的孤女想了又想，她明白自己多病的身體只能增加馬加爾的困苦，她不願再拖累那位善良的老人



，無可奈何只好答應嫁給貝珂夫。她在結婚的次日，便跟着貝珂夫走了。

馬加爾得到了這個消息，看到瓦爾瓦拉給他的染滿淚痕的信，他簡直要發瘋了！他知道瓦爾瓦拉要永遠離開他了，就好像從胸膛裏把他的心挖出來一樣；那無法使瓦爾瓦拉一讀的最後一信，簡直像是用血淚寫成的。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這部小說里，還穿插了兩個悲慘動人的故事：一個是在瓦爾瓦拉的雜記中，敘述窮大學生波克洛夫斯基之死；一個是馬加爾在先後幾封信里告訴瓦爾瓦拉的，敘述一個失業的辦事員波希科夫蒙受不白之冤，受盡困苦折磨，七年之後，冤情大白，却因這突然的刺激，而神經失常，竟至於死去了。這兩個故事，任何人讀了都會嘆慨不已的。

「在窮人」這部作品里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是不幸的，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他們的生活中有剛剛露出一線光明，便又被陰慘所掩沒了。

馬加爾窮苦一生，在年老的時候，有一個少女可以略慰寂寞，但這個少女終於和另一個中年富人結婚了。

瓦爾瓦拉自從喪父之後，寄人籬下，過着苦痛的生活，這時遇到了窮大學生波克洛夫斯基，使她的心靈有了寄托，但這個窮苦的青年又死了。

波克洛夫斯基之死，不僅毀滅了她的希望，也毀壞了老波克洛夫斯基的一切，我們可以想像那位可憐的人，將如何度過他的不幸的晚年。

波希科夫含冤受辱，遭受了種種折磨，有一天突然沉冤大白，又得到一筆進款，以後該可過人的生活了吧，他却受過度的刺激終於不免一死。

杜氏用生花妙筆，描繪出這一群不幸人的悲慘生活，他以同情的心寫這一群人，也激起了讀者的同情。這一群人不是生來不幸的，主要的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他沒有明白的給我們什麼指示，但每一個讀者都會明白，他不僅是賺人眼淚而已。

杜氏的「窮人」，顯然是受了果戈理的「外套」影響。但如果我們把「外套」的主人公阿加克和「窮人」

的主人公馬加爾作一比較，他們雖然同是安於一已的生活，然而在精神上，阿加克顯得卑微的多了。他的一生

希望，幾乎出不了暖外套；馬加爾却是一個覺出「自我」存在的人，不僅如此，他還能在極貧苦的狀態里，幫助一個和他一樣困苦的女孩子，犧牲私愛。他具有偉大的精神和人性，這是阿加克所沒有的。

「窮人」雖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中，還只開始。他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更是震驚世界永遠不朽的巨著，就好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一樣，都成爲文學作品中的典範。

那麼，柏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爲什麼會那樣稱讚這部作品呢？主要的我們不要忘記杜氏寫成「窮人」的時候，才只有二十四歲。以這樣年紀，寫出這樣一部深刻動人的作品，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心理分析的精到，一個年青人寫老年人的心理，竟至於如此入微無怪柏林斯基要說這是天賦的才能了。但杜氏對於窮困生活的熟悉，不能不歸功於他深刻的觀察和體驗，這不是天才可以想像出來的。

# 讀者·作·編者

創刊號出版之後，本刊接到各地讀者的來信，有的給予讚譽，有的提供意見，有的賜來稿件，有的要求訂閱，有的更自告奮勇願意擔任代銷。這些信來自城市，來自甘榜，來自海濱，來自山芭，大家一致欣喜着這一份新的健康的，強調馬來亞文化文藝刊物的誕生，熱望它更好更充實。這些同情的盛意，使我戰戰兢兢的心又喜躍，又緊張。有了這許多義勇的保姆，我感到是不孤單的，我們一定要更下全力，不負大家的期許。作爲一個文藝刊物，缺乏了文藝理論，就如一間大茶館裡有魚肉一樣，素食小菜雖然可口，但總覺得不够份量。所以這期刊特請李亭先生對此時此地的馬華文學發表意見，其文筆素以犀利著稱，對於文藝理論方面，尤有其獨到見解，希望讀者細加玩味。如果在馬來亞的文學領域內，真頭家文學與附庸文學存在的話，那倒是應該正視的！

此外，在小說方面，有尖人的「殺雞警猴」，是戲班生活一個剖面的真實寫照，白帶的「第二代」嚴正的指出今日馬來亞的一個凸出的問題。在民間傳說方面，有辛生的「孕婦島」，希望由於這一篇能帶來更多更豐富的發掘。在畫方面，有林學大的膠彩，鍾泗濱的油畫，以及葉資威爲本刊繪的封面圖，他們三位都是今日在馬來亞努力而有成就的畫家，值得特別向讀者介紹。

本刊尙計劃着介紹一些新的歌曲或歌謠，現在已約定田鳴恩和許健吾兩先生作曲作詞，大概下期可以與大家見面。

##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名及原作者姓名。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來稿如須退還，請附足郵資。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十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一七五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O. Box 2034



鐘泗濱

馬來甘榜 (畫油)